

河北文藝叢書之十五

忘年

(原名「認子」)

李 波 改編



河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
河北省聯合出版社出版



本 志

編印者	河北省聯合出版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各地分支店
出版日期	一九五〇年一月
冊數	一——二〇〇〇
基本定價	人民幣 元

本事：

此劇根據舊戲中青風亭（又名天雷報、張公趕子、認子、周榮橋）改編而成。劇中對貧苦人民的欺辱、騙詐、陰險、惡毒的壓迫，他本是靠夢醒來民生清正的，因而輕蔑人民忘掉了養身的父母，終於鬧起大鳴不平。

地主少爺薛文華強姦丫環春香有孕，薛之父母爲了娶闊小姐，要謀害春香，春香逃出薛家走到周榮橋生一子，留一血書逃去，恰巧貧民張元秀挹回家中撫養，起名張繼保，數年後薛赴京趕考中途又碰見了春香，他爲了騙取她的兒子，暫收留爲妾，春香果然被薛所騙，尋子回來，其子張繼保更名爲薛少龍，忘恨負義，應試得中狀元，回鄉時至青風亭又遇見了養父母張周二老，繼保嫌他們貧苦，抵賴不認，逼死二老，羣衆在場者大忿不平，入夜群起殺薛全家，劇終。

本劇寫出後，首先經過保定軍力劇社全體演員、積極努力排演，特別是張如亭先生參加導演等工作，使此劇很快的出演了。爲觀衆歡迎，劇區同志對改革舊劇更有信心了。

忘 本 (原名「認子」)

李 波改編

人物：

張元秀：老生

周 氏：老旦（張元秀之妻）

張繼保：小生（元秀之養子）

薛文華：丑

常 氏：彩旦（文華妻）

薛化龍：淨（文華之父）

趙 氏：彩旦（文華之母）

院 子

角先生：丑

春 香：旦（薛家的女僕）

劉陳氏：旦（春香之義母）

先 生：老生（塾師）

學 童：四人

差 役：四人

周小義：丑（地保）

王 媽：女僕

丫 環：

第一場 大鑼回頭上場

人物：薛化龍、丫環、薛趙氏

龍：（白）家財浩大富貴綿長，

趙氏：驕馬成群富霸一方。

龍：（白）薛化龍。

趙氏：薛門趙氏。

龍：夫人，只因咱那逆子定親東莊張繼保之女，如今人家催親來了，咱那逆子與春香之事怎樣處理？

趙氏：這有何難，等那春香分娩之後，將

他寶門在外，有何不可。

龍：這倒是一個好主意，正是家門不幸生逆子。

趙氏：到叫二老費心機。（下場）

第二場 上春香（西皮原板）

春：可憐我春香女無依無靠，薛府內爲奴

婢受盡煎熬，薛公子看上了奴的容貌，不料想那一日被他害了，將身兒坐

之在梳妝依靠，身懷孕怎生好，心似

火燒。（白）奴春香自幼家中貧窮，

將我賣到薛府爲奴，也是公子起下不

良之意將我蹂躪，不料想身懷有孕，

想起來好不憂慮人也！（四平調）春

香女坐房中自思自想，思想起終身事

我好慘傷，左也思右也想無有主張，

耳邊廂只聽得靴聲響亮，

（小生薛文華上場）

小生：（唱）時纔大街把酒飲，只吃得醉醺醺轉回家門。來在了門兒外側耳細聽，耳旁只聽放悲聲。（白）時纔間

與賓朋一處吃酒，只吃得大醉而歸。

忽聽有人痛哭不知何人，待我來看過

，哎呀！原來是春香。

春香：（白）看你吃的醉醺醺這個樣子。

小生：（白）時纔同幾個朋友一處吃酒，

故而吃醉，春香你在此憂慮什麼？

春香：（白）這麼大的事情你就忘了嗎？

小生：什麼事情？

春香：我身懷有孕已經七個月了，你給我

想個主意呀？

小生：我一點主意沒有。

丫環：（急上），（白）春香姐，大事不

好了？

春香：何事驚慌？

丫環：（白）因員外說等你生下孩子將你

丫環：但愿姐姐有出頭（下場）

賣掉！

（春香氣椅散板）

春香：聽他言吓的我心驚胆怕，不由人心

難忍。珠淚如麻，（叫頭）公子呀，

事到如今你……想個主意才好！

小生：我一點主意也是沒有。

丫環：（白）我沒說你們這人一點良心都

沒有，歡樂之間拿着我們女孩子開心

取樂，因難之時一點主意都沒有，你

看你那個德性；我倒有個主意，我有

一姑母離此有二十多里，在周梁橋旁

邊，叫我春香姐暫爲躲避一時再作道

理。

春香：我春香有一縷出路忘不了你大恩大

德，（唱）辭別了妹妹忙逃走。

（丫環接唱搖板）

第三場

人物：薛化龍、院子、角先生

龍：（唱）聽說春香逃走了，不由老夫氣

難消。（白）時才聽他們言道春香逃

走，不免把角先生請了出來商議商議

，來請角先生。（角上白）

角：忽聽員外喚，上前問根源，參見員外。

龍：請坐。

角：謝坐，把我喚來有何事商議？

龍：只因春香逃走如何處理？

角：這有何難，員外化些銀錢，收買些當

地地瘠流氓，追趕回來，把她治死，

然後散佈流言，就說他與人逃走。

龍：此計甚好，正是量小非君子。

角：無辜不丈夫。（下）

第四場（雪景）

（春香西皮倒板）

春香：春香我逃出了天羅地網，（上唱）
：腹內疼痛爲那椿？（白）哎呀！是
我逃在王家莊梅姑母家中，不想又被「地頭蛇」知曉要將我賣掉，是我聞知此信逃出門來，腹中疼痛想是蛟兒就要分娩。看前面乃是周梁橋，我不免到那裡再作道理。（轉元板頭子）
（雲時只覺腹內疼，想是蛟兒要降生。急急忙忙橋下等，是男是女不知情。（地蛇跑過倒板）雲時蛟兒降了生，薛門出了後代根。（白）哎呀！原來產生一男，這如何是好？（內喊介春香）哎呀！且住，後有地蛇追趕前來，這便怎麼好？有了，我不免將蛟兒

放在此處，倘若有人拾去，我母子還有相逢之日。（唱西皮三眼）生身母劉春香二八正當。十一月大雪天生兒橋旁。祈求那過路人慈心大放，但願那日後裡能得團圓。（一句掃頭下）
四流氓上挖門無有下）。

第五場

張元秀：『走哇！』（上場）

張：時纔中途得一信，元宵佳節放花燈。（白）小老兒張元秀乃河南開封人氏，如今年過花甲並無子嗣。故前同曉編編開了一座豆腐小舖，不過是賺些銀錢，積攢起來以作將來終年之費。這且不言，今當元宵佳節，各處大放花燈。時纔在中途路止聽得，百姓說是「今年燈彩十分熱鬧」。不免回

家喚出媽媽，一同觀燈解悶便了。（同嘆介）
 二黃搖板）日月如梭兩鬢斑，老來無
 子實可憐。（白）媽媽開門來！
 老旦：（老旦上場）忽聽門外有人喚，想
 是姥姥轉回還。

張：媽媽！

老旦：姥姥！你怎麼這般時候才得回來？

張：不是呀！時纔聽百姓們言道：「今兒
 元宵佳節十分熱鬧，故而回來甚遲」。

老旦：原來如此！

張：啊媽媽：今年燈彩與往年大不相同，

你我二老何不觀燈解悶呀！

老旦：唉呀！大街之上人烟稠密，你我二

老年紀邁了，去之無益呀！

張：今若不去，只恐來年有你無我！

老旦：有你無我！

張：彼此，

老旦：一樣。（同嘆介）

張：還是前去，一來觀燈，二來解悶，

老旦：如此老身就陪你走。

張：這便才是，走哇！（唱）媽媽你紆柴
 門掩，

老旦：觀燈解悶走一番。（下）

第六場

春香：（跑過唱流水）懷抱着小姣兒急往
 前闌，顧不得雪地滑溜腹飢荒。（擡
 倒奶子下，四流氓追過下）

第七場（張元秀、老旦同上）

走哇！

張（唱）只望觀燈去解悶，

老旦：誰知老天雪紛紛。

張：啊媽媽！你我二老指望看看燈，偏偏
 天不作美下了一陣大雪，那些後生從

大路回去，我們從小路回去吧。（老旦）好一座燈棚霎時被雪攪散了，你我二老回去吧！（唱）霎時會散入煙盡，天降大雪路難行。叫聲媽媽忙隨走，（元場，小孩哭）那裏嬰兒啼哭聲？老旦：你聽姥姥那裏小孩的哭聲？張：來此已是周梁橋旁，待我下去摸上一摸。

老旦：姥姥仔細了。

張：不妨事（摸孩介）啊！媽媽原來是一個初生的嬰孩呀！

老旦：看看是男是女。

張：待我看來，哎呀！乃是一個有本錢的嬰孩。哈……

老旦：如此說來一定是男孩了。

張：不錯。

老旦：必須與他起個名字才是！

張：他叫什麼才好呢？（想）有了，就叫他張繼保（搭架子小孩哭）哎呀！他答應了！他答應了！

老旦：張繼保到也響亮。

張：哈……一見嬰孩喜氣生，張門有了後代根，（白）你我回家去吧！

老旦：是呀！天已不早了哇！張繼保（小孩架子）他又答應了哈……（下場）

第八場（薛文華、院子走過）

薛：（唱搖板）家中奉了母親命，進京趕考走一程。（白）俺薛文華奉了母親之命進京趕考，家日帶路！（唱）急急忙忙往前奔，但願此去闢龍門。（下）

第九場

（劉陳氏、春香、薛文華，院子）

劉陳氏：（小鑼上場）（白）開店打伙每

日受奔波，老身劉陳氏、不幸丈夫下世，孤身一人，在這大路旁邊開了一座店房。前幾年收了一個義女，名叫春香。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把她叫出來，收拾收拾準備客來，到了打尖的時候啦！女兒那裡，走來！

春：來了，母親。

劉：罷啦！

春：將女兒喚將出來有何事情？

劉：你看天不早啦，你把那斤餅斤麵準備

好了，把那前後洒掃灑掃，我到後面

收拾收拾（下）

春：咳！是我春香逃出外鄉，流落在此，

思想起來好不悲傷人也！（唱南梆子

）春香女坐店房，自思自想，想起了終身事好不慘傷，清晨起把店門打掃

乾淨，（行絃揮帚）耳邊只聽得馬聲響亮。

薛文華：（薛同院子上唱搖板）主僕二人往前進，天氣暑熱懶登程。

院子：（白）今天天氣暑熱，少爺，咱們

打了尖吧！

薛：正要打尖。

春：請到裏邊，公子用什麼東西好來準備。

薛：暖茶一壺，（打量春香介）

春：茶到，還要什麼東西？

薛：喚你再來，啊！我看這個女子好像當年我府的春香模樣，曾記的當年把他

趕門在外，那時節她身懷有孕，但不

知生下的孩兒可是怎樣呢？咳！

提起這事來豈不太傷我的體面，還是不提的好啊！想我此番進京高榜得中

，倘若落了頭把當年我的苟且之事宜揚起來，豈不爲人所笑，也罷。不免將她暫時認下，名爲妾室，實則當做了頭使用，一路之上也好取樂，待等他日有變再作道理，我就是這個主意，店家快來。

香：公子何事？

薛：你可曾認識與我？

香：你就是那負義的薛文華！

薛：呸，我何曾忘記你呀，我是不知道你的下落，如今相逢有意將你帶至京城，同享富貴，你看怎樣？

香：休要再入你的圈套，謀害於我呀。

薛：我是實心實意，決沒有害人之心。

香：唔……如此就依公子，請出媽媽商議。

商議。

薛：說好便好。

香：有請媽媽！

劉：有甚麼事呀？

香：從前我給你說的那薛公子他來啦，他如今要將我認下帶至京城，同享富貴，你看怎樣？

劉：兒呀！當年你被難之事，可曾忘記麼？那賊巧言花語未必有此心腸，恐怕其中有詐，萬一上了他的圈套悔之晚矣。

香：媽媽！不必過慮，兒去心已定。

劉：你既去心已定，我也不攔你的好事，領我去見，公子在那裡，公子在哈哈……

薛：媽媽請坐。

劉：（坐客套）公子今欲何往？

薛：我有意將她帶回京城，同享榮華富貴，不知你心意如何？

劉：是呀！像他無依無靠，你帶進京城，只要別錯待了女兒我也就放心了，待我備酒與你們錢行。

薛：有勞了，請酒（原板）多謝媽媽好恩情，容日叩謝到門庭。

劉：（唱）公子不必謝老身，但願得春香女得到家門。

香：（唱）義母恩情說不盡，到那時接義母榮華幾春。

劉：（白）我這有四驢你乘上吧！

薛：告辭了！（唱）辭別媽媽登程行。

春香：多謝媽媽好恩光。

院：這件事兒我知道。

劉：但願得他二人福壽綿長。（下）

第十場（張元秀）

張：（二簧元板）吾二老年古稀，無後可

嘆！周梁橋拾一子甚是喜歡。張繼保年雖小聽叫聽管，也不枉我二老撫養幾年。每日裡到學校去把書唸，但願得從今後改換家園。清晨起喚姪兒早進學院，家雖貧學不輟古有格言，（白）兒呀！快來

小生：（上場）（白）南學讀孔孟，何日得成名。參見爹爹！

張：罷了，兒呀！天氣不早上學去吧！

小生：（拿書包）孩兒遵命，（秀抽下）

小生：（唱）家中領了爹爹命，南學以內讀書文，（下）

第十一場

薛常氏（花旦扮）王媽暗上。

常氏：（小鑼上白）家藏萬石糧，富貴如綿長。奴薛門常氏，配夫薛文華，只

因老爺與春香作下不彩之事，又將她帶回家來，雖然她與我不敢並論高低，可是每天在我眼前擺來擺去，好不愁悶人也！（唱西皮原板）薛常氏在房中心中好惱，思想起這件事怒氣難消。我只得生巧計將他去掉，鳳凰鳥豈能與家鷄同巢。（白）我不免將他喚將出來再作道理。王媽喚春香！

王媽：你說二夫人哪？

常氏：我叫你喚什麼，你就喚什麼！

王媽：喚春香！

香：（上白）隨夫回家門，叫人喜在心。

參見姐姐，把我喚來有何事情？

常氏：你還問什麼！我家的飯不是好吃的，給我推磨去。這一布袋麥子要今晚磨完，倘若剩下一顆，這皮鞭就與你說話。

春：我！

常氏：你怎麼着？

春：我……我去就是了。

常氏：叫道春香哪春香，我要害不了你也算不了好老婆矣。（下）

第十二場

春香王媽上（這場薛文華要帶鬚子）

春：（唱）主僕二人磨房進，老爺到來說分明。（研磨吹哇哇腔唱）苦春香在磨房心悲傷，受盡艱苦日夜忙。

薛：（上唱搖板）二堂以上心悶倦，去到前廳散心玩。（白）薛文華是我心頭悶倦，去到前廳遊玩散悶便了。那磨房之內有人痛哭不知什麼人，待我看來。

王媽：哎哟！老爺來了！

薛：王媽這裡來。

王媽：老爺！

薛：他啼哭甚麼呀？

媽：我家夫人叫他今晚將這一袋麥子磨完。不然定行拷打，因此啼哭，老爺討個人情才是呀！

薛：唉！這點小活都做不了麼，真是沒用

，好！我准了他這個人情，下去罷。

王媽：喲！夫人怪罪下來誰敢担哪？

薛：有我担待回去吧！

春：苦哇！

薛：不必哭了，回去吧，（春香下場）（

原場王媽上場）

薛：王媽，請你家夫人。

常氏：（上）忽聽員外喚，上前問根源。

薛：夫人！

常氏：老爺！把我喚出有何話講？

薛：我說春香這件事呀！

常氏：好，你們作的事當我還不知道哪？

這都是你們薛家的好門風，我父在此是個紳士，有了他啦你瞧不起我啦！我可活不了啦！我的天哪！（哭介）

薛：（白）不是，夫人不要痛哭，聽我對你講來，想那春香她乃是一個使喚丫頭，我怎麼能要她作妾，不過當年我與她發生過苟且之事，那春香產下一子丟在周梁橋下，如今你我夫妻倆子。夫人用好言對待與她，命她去尋找姦兒，尋找回來豈不是薛門後代。到那時再設法將她害死，一者滅却口實以免家醜外揚，二者你也有了兒子。你看好也不好。

常氏：你說這話我明白了，你叫我喚他把兒子找回來對不對？把兒子找回來，

春香任我處理才行哪！

薛：但憑夫人，（薛下）

常氏：（白）王媽請二夫人。

春：忽聽夫人喚，胆顫心又寒。參見夫人！

常氏：快點坐下吧！我說妹妹先前是我的不是啦！我是試你的心哪！你有個兒子你可知道他的下落？

春：不知下落。

常氏：聞得張家莊有一人撫養一子，乃是

你的兒子，不知是真是假，找他回來另眼看待與你。

春：夫人說好便好。

常氏：（白）王媽收拾收拾隨夫人前去。

春：告辭了（唱）辭別姐姐奔路程，（王

媽、春香下）

常氏：（唱）但願姣兒回家中。（白）叫

道春香管叫你明館容易躲暗箭最難防。
（下）

第十三場

（黃敦民 衆學生 小鑼黃上）

黃：（白）滿腹經綸不得第，設館教徒。

老朽黃敦民滿腹經綸未能得中，在此設館教徒。天氣不早，學生還不見到來。（四學生上）

生：參見老師。

黃：你們昨日經文可曾讀熟？

生：早已背過了。

黃：既已讀熟把外面花草灑掃乾淨再來上課。

生：是，（隨便玩耍。）（小生繼保上）

繼保：你們在此作甚？

衆：我們在此玩耍。

繼保：我也玩玩，

衆：你呀你沒有親父母不跟你玩。

繼保：誰沒有親爹媽！

衆：你沒有（互吵介老師問介）

黃：你們爲何吵鬧！

繼保：他們說我沒有親父母！

黃：噯！休得多言，隨我進來，你等席地

而坐，聽爲師教訓（二簧原板）自古

道天地間精華爲重，受之父母養育爲

尊，是同學都有那手足情分，那時間

您才能治國安民。（白）天氣不早回

家去吧！

繼保：（唱）遵命（搖板）先生教訓理正

道，句句言語記心間；辭別先生出學

校，見了爹爹問根苗。

黃：天氣不早不免前村會文便了。

第十四場

張元秀上（小鑼上搖板）

張：清晨起我的兒去往書館，却怎麼到此

時不見回還。

（小生上）

生：爹爹呀！

張：（白）兒呀！爲何啼哭？

生：孩兒在南學讀書，聽那衆學友言道：

「孩兒無有親生父母哇……」

張：（白）兒呀！不要聽信學友胡言亂道

，他們與你開玩笑要你怎麼認起真來

了，快到後面找你母親用飯去吧！

生：我要我的親生媽呀！

張：兒呀！不必信他們的閑言，快快用飯

去吧！

生：你老不是我親生父母，哎！我要我

那親生爹媽呀！

（秀唱搖板）

張：說什麼親來不是親，辛辛苦苦我撫養你成人。人大心大不聽教訓，無名大氣往上升，手持拐杖將你打。

（小生推倒老生跑下老旦上攙起老生唱）

旦：姪姪為何怒氣生？

張：（白）這個奴才也不知聽了那個之言，回得家來與我要他親生父母。吾好言相勸他，執意不聽，故爾責打與他，這奴才把我推倒壓埃竟自逃跑門外，待我趕他回來。

旦：（白）且慢，你屢次責打與他，他已改變心腸。倘若有人盤問於你，你便怎樣？

張（白）他不回來，吾定把他送到當官。

難道白白叫他走了不成！

老旦：不必如此；現有血書在此拿在手中心，有人盤問也好答覆人家呀。

張：（接書白）媽媽看守門戶，張繼保小奴才慢走，為父的趕你去了。

第十五場

（春香、王媽（雨景，西皮倒板）

春：在家中領了夫人命（流水）尋找蛟兒走一程，行走來在清風亭。雨過天晴再登程。

（小生上唱）

生：張繼保負氣離家門，大雨紛紛難登程。行走來在清風亭，只見大娘面前迎。（白）婆婆呀！

春香：你這一玩童，你看這慶大雨跑在我面前，其情為何？